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4年4月26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版式设计：张磊

梦虎

阿微木依萝

在这儿没有力气是不行的。这就是他为何总是迟到却不被解雇的原因。他就是这个厂子的力量呀。他的那些老搭档经常会利用他的力气。只要是跟马建宏卸货的人，都有机会偷钱。

“你可以抽一支烟。”马建宏对这位新搭档说。他看见对方脸色发紫，像是累坏了。

可惜得不到回答。这位新搭档只顾着往板上装货。马建宏感觉到胸口一阵动荡，是那鸟的翅膀在煽动。它睡醒了。害怕被人看见他口袋里的秘密，他弯着腰杆，下意识地紧了紧口袋。

这个动作恰好引起了新搭档的注意。他一句话不说，放下手里的活不干了，两只眼睛鼓鼓地望着马建宏的上衣口袋，是那种愤恨的气势汹汹的模样。等他反应过来伸手阻止，鸟已经被捉出来摔在地上。可怜的，它的翅膀可能断掉了，瘫在地上。马建宏一把推开哑巴，想将他撞倒，可对方动也没有动一下。

“马建宏！”

声音非常陌生。不知从哪儿传来。马建宏四处张望。“别看了。就是我说的。你的新搭档。”

马建宏收回目光，吃惊地望着这位新同事。不见他的嘴唇在动。那些话是怎么出来的？难道他用肚子说话？“这里不是你逗鸟的地方。”

新同事皱紧眉头，脸色严厉，眼皮还是青紫，汗水止不住地从头发上滴下来。

新搭档瞪了他一眼，又瞪了那只鸟一眼，转身去干活。他可真卖力。他是把这当成自己家了吧。

马建宏捡起那只鸟，摸了摸它的翅膀骨头，好像没有断，只是受了一点惊吓。他又把它放进口袋里去了。到现在还有点迷糊，这位不苟言笑的新同事怎么有本事看穿他的口袋。

一上午过去了。

午休的时候所有人都趴在地上睡觉。只有马建宏睁着眼睛坐在一边。就连那位一直不肯踏出粉缸一步的老田也睡着了，鼾声很响。这样过了半个小时，马建宏实在听不下去，跑到粉缸那儿对着老田的脑袋拍了一巴掌。

“你干脆不要睡了！”他恼火地说。

老田迅速醒来，睁着一双大眼，更加恼火但不免求情的语气：“我只有这个时候才能闭一会儿眼睛。其他任何时候我的眼睛根本合不上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马建宏不解。

“你管那么多干啥。你为什么不睡？”老田反问。

马建宏摇头，唉声叹气说自己不敢合眼。昨晚梦见一只老虎要吃他，这个梦就像真实发生的那样，让他对睡眠只有恐惧。反正这几天别想睡觉，也不能睡觉。他的双脚到现在还是软绵绵的。

老田向他投来同情的眼光点了点头。他相信马建宏的话。但是也没找到什么好的办法。不过他指着马建宏的上衣口袋说，也许那玩意儿可以帮你渡过难关，只可惜……恐怕不那么顺利。

马建宏问他为什么和那个新搭档一样能看穿那只鸟。

老田让他闭紧嘴巴。如果不想让第四个人知道的话。他很快摇摇头，十分惋惜的样子，说这件事已经瞒不住，这些新来的同事并不好糊弄，他们其实早就发现马建宏的秘密。不过他们一时半会儿没有心思管这件事。毕竟是一只鸟，看上去又是哑的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但谁知道明天他们会不会改变主意。

难道他们会和一只鸟过不去吗？马建宏说。

老田肯定地回答，如果这鸟一开声，他们的魂都会吓出来。作为猎户的后人，他有常人没有的敏锐和嗅觉，知道这只鸟并不哑，人和动物的心思根本逃不过他的观察。

马建宏弄不懂这些人为什么害怕。因为它长相奇怪吗？

他感觉到胸口又是一阵动荡。鸟的翅膀又在抖动了。它可能真的害怕老田。

“你最好把它藏到别处去。如果一定要带在身上，最好离那个哑巴远一点。这儿的人都是他管着的。他们都怕他。比害怕这只鸟还严重。你以为现在组长还有什么说话的权力！我跟你讲……”

老田话没说完，那哑巴就走了过来。谁知道他什么时候醒的。走路不带一点响。

他只是冷冰冰地望着老田，老田就闭紧了嘴巴，脸色灰沉沉，眼睛迷迷糊糊，像是进入一场大病。他歪着脑袋靠在粉缸上，服服帖帖的模样。

马建宏看不得老田这副样子。在他的记忆中从未见过老田服人的软相。以往即使受到老田的取笑，他也不是这副表情。

这位新同事上个月才招进来，据说是另一位副经理的亲戚。不过是个亲戚，能有多大的威力？连老田这样硬气的人也不敢吭声。马建宏想到这儿不免难过，老田躲在粉缸里不出来，是不是想借此逃避哑巴的监视呢？

哑巴没有午睡的习惯，像是根本不需要睡眠，越是深夜加班他的精神越好。自从进厂的那天开始，马建宏就没有见过他哪怕打过一次盹儿。除了脸色病怏怏的，实际上强壮如猛虎。尤其那双眼睛，瞪得人心里发毛。

好在他刚才只是到这儿看一眼就走了。

扫一扫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

雪花

【第2525期】



竟扎巴娃人多势众，木汝娃不仅人少，还踩在扎坝地皮上，真动起手来，他们很难脱身，于是把手从刀柄上放下来。

“都给我坐下！”胡仁济松了一口气。“命价必须得给，抢劫的牛羊一定要赔。就是我刚才宣布的标准，铁板钉钉，一锤定音！交付的时间可以推到秋收结束之后。我回巴里再向钟特派员请示，要道孚驻军罗营长派兵剿匪。一旦消灭十三兄弟，追回财产牛羊，就扣除木汝相应的赔偿。我先说在这里，剿匪成功，一定兑现！”

胡仁济的承诺尽管是空头支票，木汝娃和扎巴娃听着都很高兴，会场气氛立即缓和，仿佛一道阳光照进厅堂，一下子亮堂起来了。胡仁济赶紧宣布：“看来没有异议了，马上画押按手印。调解到此结束。散会！”

他把一直挂在口头上的“审理木汝娃抢劫案”，改口说成“调解”，扎巴娃全没在意，单戈热登倒注意了，但并未消解心头的怨念，因为这一杠子实在敲得太狠，让木汝部落几乎丧失全部家财和所有牛羊，彻底破产。

扎西旺吉盛情挽留胡县长吃午饭，以表谢忱，胡仁济却想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，立马启程。他虽然知道康人甚重然诺，一经达成协议，以往血债就一笔勾销，不会反悔，但他信不过单戈热登，害怕木汝娃收拾他。

果然，单戈带着甲长、土兵走出俄叠寨门，便朝天连放三枪，“哦——嗬嗬——！”长声吆喝着，呼啸而去。

胡仁济和赵元福、马龙已来到鲜水河边，听见枪响，急忙加鞭赶马，恨不得马上回到巴里。

单戈热登带着随从一溜烟跑到嘎山，才勒住马。看看右手拇指头上的印泥，噗地吐出口水，在衣襟上擦掉，气喘吁吁地骂道：“假公济私，公报私仇，你不得好死！”

管家帕卓说：“老爷，就怎样算了？”

“我顶着经书发了誓，不能反悔。凡是我们抢了的，认赔认罪。”

“这么多牲畜，这么多命价、罚款，咋个赔得出来？”

“云吹跑了蓝天在，水流走了石头在。等汉官一走，我要单泥、俄叠、扎巴把吃进去的连同肠膀胱都给我吐出来！”

胡仁济想报复18年前与单戈热登个人的仇怨，借机重惩重罚，打压木汝，而木汝只能通过抢劫来赔偿，结果是赔付越多，受损越重，越要抢劫，由此铸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：抢劫——赔偿——再抢。钟秋果要胡仁济调解纠纷，没料想，结没解开，还给搅和成一个死结。

胡仁济回到雅卓官寨，早已饥肠辘辘，顾不得漱洗直接到饭堂吃晚饭。

钟秋果边吃边听汇报，胡仁济狼吞虎咽，说话嘟嘟囔囔，含糊糊糊。钟秋果对具体的赔偿数字听得不很清楚，也没太在意，反正县里的事情你自己摆平就行。想到后天要开联灾会，便建议明天去莫洛村视察。

胡仁济感到诧异，问：“开会跟去莫洛村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社会学常识提醒我，必须到下面调查灾情，开会才有发言权。”

“那就把小赵和马龙留下，负责催收户口登记册——见面会上布置的任务只有雅卓和各底完成了。”

钟秋果说：“行！”

冯扎西那天离开扎巴官寨并未走远，一直在靠近俄叠的村寨游转，打听桑姆的消息。昨日傍晚，他尾随胡仁济一行来到俄叠，今上午便在官寨门前核桃树下摆摊。终于从守门土兵那里打听到胡县长已发令捉拿仁清明措，要帮扎西旺吉追回财物，便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抢在办事处前找到仁清明措和桑姆。

一位村长单腿跪立，双手捧着佛珠说：“县长大人，我算的是应给每个死者赔91.4元，木汝杀了8个扎巴娃，总共应赔命价731个藏洋。”

“我没算错，只是掐去了尾数。斤斤计较！”胡仁济笑不是骂也不是。

接下来，胡仁济与双方商议交几成现金、几成牛马、几成铜器。在定下来之后，再议马一匹抵若干元，牛一匹抵若干元，明火枪一支抵若干元，藏刀一把抵若干元，锅一口抵若干元，马牛又分公母、辨口齿……算来算去，讨价还价，不仅单戈热登被算糊涂了，连管家帕卓也忘了从大处着眼认定事件本身的真伪，而只在牛羊锅瓢具体折价和付多少现金上争高论低。

不觉日过中天，早已过了吃午饭的时候，胡仁济快刀斩乱麻，宣布：“我们算大账，尾数都舍去。木汝共赔偿扎坝牛930头，羊180只，猪50只。赔命价700块，受伤者不赔银价，由部落内部在命价里抽出一成作为补偿。另罚款500元，直接交到县政府。就这么定了，散会！”

双方竖起耳朵听判决，扎巴人面带喜色，木汝娃气得脸色铁青。

单戈站起来说：“木汝保长单戈热登不服，请俄叠本地寺庙第咒寺的喇嘛打卦断事！”

“你把我这个县太爷搁哪儿啊？我熬更守夜苦口婆心给你们调解说和，听你们蛮话三背兜，背兜三蛮话，耳朵都起茧了。现在倒好，要去请什么喇嘛打卦断事，没门儿！”胡仁济拉下脸呵斥，一副官老爷作派。“今天本县长的裁断，即为最终判决。必须在10日之内交款，否则拿你试问！”

帕卓和木汝甲长们咚地跪倒在地，磕头喊冤：“县长大人，冤枉呀！”

单戈也单腿跪下说：“大人明察秋毫，那些杀人抢劫的事多不是木汝娃干的，请把和木汝无关的案子分开，否则不说砍头，就是砍腰也不能遵从照办！”

“反了吧你们！”胡仁济大怒，用力把烟头砸到地上，火星乱跳。

木汝娃顿时收声，却把头昂起来。单戈热登站起身，木汝娃也纷纷站起，眼睛齐刷刷盯着胡仁济，眼神大胆无忌，咄咄逼人，手指搭在腰间挂着的藏刀柄上，一副决死相拼的架势。人高马大七八条彪形大汉，黑森森站着，沉默着，像一堵冰冷的墙，让人发怵。

鲜水河峡谷有俗谚云“扎巴娃会说，木汝娃善打”，木汝娃说不赢会动武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恃强藐法，方圆百里没人敢招惹。胡仁济心里发怵，担心逼急了这群亡命徒要横冲直撞起刀枪来，他、赵元福、马龙三个人绝不是对手，而扎坝的头人、村长包括格桑也不敢出手相救。

马龙悄悄把扛在肩上的汉阳造放下来，大背在背后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降措是地道的木汝娃，你怎么脱得了干系？”胡仁济端起茶碗喝一口水，差点呛着，咳了一下。“凡是降措和木汝娃杀死的人，及被抢去的牛羊财物，由木汝赔偿。其他不能确认的抢劫指控，一笔勾销！”

胡仁济这个表态，看似公正，实则含糊。他不具体认定哪笔案子该赔，哪些与木汝无关，让他们自己的想法去确定，结果双方都接受了。

“多谢大人开恩！”单戈摊开双手鞠躬致意。“今年木汝跟扎坝一样遭到大旱，庄稼无收，牛羊死亡过半，无法交付命价和罚款，请求宽免！”

“你不要得寸进尺，我不可能宽无边，一再迁就。要想宽免命价，必须以器物、牲畜作抵，就是把铜器、牛马折成现金抵钱。值二元的铜瓢，可折价八九元，实际到手的赔偿不多，但得到一种心理的补偿。”

所谓以器物、牲畜作抵，就是把铜器、牛马折成现金抵钱。值二元的铜瓢，可折价八九元，实际到手的赔偿不多，但得到一种心理的补偿。

待三位头人说完，赵元福把各部落各村报的数字加了一遍，说：“木汝娃共抢去扎坝牛936头，羊187只，猪54头。”

单泥、俄叠、扎巴都有村长拿着佛珠，根据各村所报数字掐记相应颗数，如拉拔算盘珠。他们彼此核对了一下，点头说：“没错。”

单戈热登急忙申辩：“你们的牛羊是尤鲍牙十三兄弟、龙灯坝降措抢的。木汝有个娃子也叫降措，偷了我的宝马，投奔土匪，早被撵出部落，怎么能算到我头上！实际上红军走后，各县匪人多多，这县抢那县这乡抢那乡是常有的事，怎么都算到木汝头上？说木汝娃抢了你们成百上千的牛羊，你们去搜，查出是谁人所抢，藏于何处，拿出证据来。不然，即使一牛一羊也不能赔偿！”

扎坝三头人则强调降措就是木汝娃，与你无关那为啥专抢扎坝不抢你木汝？还有村长起来作证，说亲眼看见降措带路抢劫，或说某次木汝的某人抢牛，把牧民的藏狗砍死了。双方各执一词，大声争吵，互不相让。

胡仁济不动声色，似听非听，舒舒服服扭着脚丫。

格桑说：“乌鸦洗不白，石头煮不烂，事实摆在这里。”他管家彭措把一个包袱放在胡仁济面前。“杀了人就要用金子把人皮口袋装满，木汝十三兄弟杀了我扎巴娃巴登的大哥，这是血衣！”

胡仁济嫌脏，皱着眉，急忙挥手让他拿开。

单泥、俄叠的村长也纷纷出示证据，报出被杀被打伤者某某村多少，某某寨多少，三个部落合计死8人伤10人。单戈热登概不承认。

争来吵去，不觉夜已三更。胡仁济烟瘾发了，鼻涕眼泪一齐流。使女央宗带着仆人送来夜宵，胡仁济先让扎西旺吉带他去烟榻。

单戈热登愁眉苦脸不断叹息，勉强吃了半碗酸菜面块，便全身僵硬地坐在毡子上发呆。

胡仁济吃完夜宵，收起毡子，打个哈欠，宣布道：“鸡叫两遍了，明上午再说吧！”他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，不着急。

第二天吃过早饭，继续开会。胡仁济刚刚坐下，扎坝三头人一齐下跪：“青天大老爷，请为扎巴百姓做主，让木汝部落赔偿命价！”

道孚、瞻化一带的习俗规矩就是杀人偿命，但须要赔偿命价。此种命价，由全寨分担，而不是自由凶家出。命价的标准依死者的身份和调解人的倾向而不同，高低之间可能相差一两倍到十来倍。死者是土司、头人，肯定赔得多，要用金子把人皮口袋装满；杀了娃子赔得最少，还不如打死一头藏狗。调解人倾向凶行者，赔偿就定得低，而要卫护死者一方，则把命价定高。

“请起，请起，三位本布坐下说话。”胡仁济晚观众人，缓缓说道：“依内地法律，凶手是必须抵命的，但有违康地习俗，而且人死不能复生，就是打赢官司也于事无补，还是尊重你们的意愿赔偿命价，以求和解。被害8人都是普通农牧民，身价自然比头人、商人要低。参照我五月份处理玉科部落杀死朱倭村民7人的案例，让汪洛头人赔了命价4种，罚款500元，就按此标准赔偿吧。”

扎坝三个头人点头认可，披拉佛珠的村长们立即掐着珠子，进行运算。

胡仁济小九九算得又快又精，没等村长们掐算出结果，他已心算完毕：“朱倭案杀死7人赔命价4种，一秤银子折合160个藏洋，平均给每人赔91块。木汝杀死8个扎巴娃，应赔命价728个藏洋，罚款568元。交现金肯定有困难，还是以器物、牲畜作抵吧。”

所谓以器物、牲畜作抵，就是把铜器、牛马折成现金抵钱。值二元的铜瓢，可折价八九元，实际到手的赔偿不多，但得到一种心理的补偿。

人美至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
小说连载版精选

7

女儿谷

1937

李左人